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帶箭回營 唐狀元單槍出陣

詩曰： 聞道西夷事戰征，江山草木望中清。
城頭鼓角何時寂？野外旌旗逐隊明。
號令且嚴驅豹虎，聲威夜到泣鯢鯨。
須知功績非容易，元帥胸中富甲兵。

卻說三太子和哈駙馬把關門閉上，同見國王。國王道：「今日水軍頭日出陣，未知勝負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哈、沙兩個將軍原是諳練水戰之人，手到功成，不消父王憂慮。」哈里虎道：「賢太子有知人之明，哈、沙二位將軍有料敵之智。今日的功成不小，我王眼觀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就是。」道猶未了，報事的小番慌慌張張走到面前來。哈里虎接著，說道：「你們來報水軍的捷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船上拿住南朝那個將官麼？」小番道：「若論捷音，卻在南軍船上。若論拿著將官，都在我們船上。」國王道：「似此說來，倒不是我們殺輸了？」小番道：「不好說得。哈秘赤是一索，沙漠咖是一刀。三千名水兵只一空，五百隻海鯨船得一看。」

番王聽見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諸練水戰之人，就諳練到這個地位，有料敵之智的人，就料敵到這個地位！」只消這兩句話，把個三太子和哈駙馬都撐得啞口無言，老大的沒趣。小番道：「今日一敗塗地，非干二位將軍之事。若論將軍和他廝殺，未必便輸於他。爭奈我們的海鯨船再撐不動，不像釘釘住了一般。南船在水面上來往如飛，我們的船分明要和他抵敵，只是一個撐不動，就無法可施。可憐哈將軍先吃一槍，其後來活活的被他捉將去了。沙將軍奔下海裡，就被一刀一揮兩段。其餘的水軍，殺的殺死在船上，捉的捉將去了。又有一班打從水裡奔上岸來的，卻又一個將軍攔在路上，一個個的捆著而去，不曾剩著半個兒。」國王道：「似此說來，我們的兵卒死無噍類了！」小番道：「卻是沒有半個脫空。」番王道：「那五百隻海鯨船如今在哪裡？」小番道：「卻是南人駕將去了。」番王頓幾下腳，捶幾下胸，說道：「誰想今日人財兩空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一伙番兵披頭散髮，跪在階下。番王認得是昨日的水軍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們可是水軍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小的們是水軍。」番王道：「你們既是水軍，昨日都死在南人之手，怎麼今日又得生還？」眾人道：「小的們都是生擒過去的，擒到他船上，見了元帥，元帥吩咐盡行處斬，以警後來。」有個姓王的老爺說道：「小的們都是無辜百姓，超豁小的們殘生，又賞賜小的們酒食，教小的們多多拜上我王，說道：『早早歸降，免得軍民塗炭。若只是執迷不省，往後城池一破，寸草不留？那時悔之晚矣！』」番王聽見這一席好話，過了半晌，不曾開言，心上就有個歸順之意。

三太子站在番王身邊，喝聲道：「胡說！你這一干殺不盡的狗奴！昨日既不能奮勇爭先，今日又不能身死國難，逃得一條狗命回來，罪該萬死！還敢在這裡搖唇鼓舌，替南人作說客耶！」番王道：「他們都說的是些直話，你怎麼又歸怨於他？」三太子道：「父王有所不知，這都是南人詭計。這一干人受他的賄賂而歸，正叫做楚歌吹散八千兵之法。」番王道：「怎見得是個楚歌吹散八千兵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南朝和我國中血戰了這幾陣，恨我們深入骨髓，豈肯相容？卻又心生巧計，把一千殺不盡的狗奴做了麩子，甜言蜜語兒哄他，好酒好肴兒醮他，使他回來之時，都傳說道南朝的元帥如此好哩。却不是使得我國人離心，士無鬥志！這豈不是楚歌吹散八千兵之法麼？」番王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卻也無計奈何。」三太子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孩兒今番狠是下手他也。怎麼狠是下手他？孩兒合同哈駙馬領一支精兵，日上和他陸戰，夜來搗他水營，教他日夜裡疲勞。安身不住，只得退去。」

番王道：「我聞得南兵從下西洋來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，一連取服了一二國，才到我們的國中。只因你不歸順他不至緊，折將損兵，此時懊悔已自無及了，你怎麼還要去贏他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既是不和他廝殺，依父王之見還是如何？」番王道：「我夜來反覆思之，只有降他為便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只是這等唾手降他，豈不見笑於鄰國？況兼他仇恨於我，豈肯放鬆了我們？父王，你還一時思想不及哩！」番王聽見這一席話頭，卻又沉思了一會。怎麼又要沉思一會？若說是見笑於鄰國，心上也罷。只說是不放鬆了於他，他心上就有些懼怯。卻就轉口說道：「既是孩兒堅執要去，我為父的也不好苦苦相阻。只是凡事都要小心，謹慎而行，不可輕易於他。切莫把南船上那一千人，當個等閒易敵之輩。」三太子應聲道：「父王之教是也。」即時同著哈駙馬拜辭而起。

走出門外，三太子哈哈的大笑了三五聲。哈駙馬道：「賢太子，你笑些甚麼哩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我笑我父王枉做一國之主，把南船上這幾個毛兵毛將，看得天上、地下無，大驚小怪，朝夕不寧！我今番出陣，不是我誇口所言，若生擒他幾個，殺死他幾個，我誓不為世上奇男子，人間烈丈夫。將軍，你可助吾一臂主力，萬死不敢相忘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不才忝在威威，與國家休戚相關，願效犬馬之勞，萬死無恨！」三太子大喜，即時高坐牛皮番帳，挑選兩個水軍頭目，著他把守水門，教他牢牢的關上，任是殺，只一個不開門。水軍頭目領了將令而去，自家點了番兵一支，開了接天關門，一直殺將下來。

這一殺下來，英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只說道南朝將官不是他的對手。哪曉得冤家路窄，剛一下關之時，早已撞著一個征西遊擊將軍劉天爵，領著一支兵，橫著一匹馬，挺著一桿槍，看見三太子下來，喝聲道：「來者何人？早通名姓。」三太子狠聲道：「你這個蠻奴，豈可不認得我是三太子？」一雙合扇刀飛舞而來。劉游擊把馬望東一帶，露一個空。三太子來得凶，早已一馬跑向前去，撲一個空。劉游擊卻挺起槍，斜曳裡一戳。三太子大怒，罵說道：「蠻奴敢如此詭詐，閃我一個空。」劉游擊心裡想道：「此人匹夫之勇，不可與他爭鋒。且待我耍他一耍，教他進不得戰，退不得寧。」三太子不曉得劉游擊安排巧計，牢籠著他，一任的舞刀廝殺。殺得狠，讓他一個空，殺得慢，又挺他一槍。一來一往，一衝一撞，不覺日已西斜。三太子急得只是暴跳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豈可放鬆了他？」悄悄的取出張弓，搭上火箭，照頭一箭過來。劉游擊看見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個番狗奴，我曉得你只是這一箭。你這個箭，敢在我面前賣弄麼？」舉起槍來，往東一撥，就撥在東邊地上。把東邊地上的草，燒一個精光。三太子說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撥我的箭！」照頭又是一箭過來。劉游擊說道：「今番西邊地上的草，合該燒著也。」舉起槍來，往西一撥，就撥在西邊地上。把西邊地上的草，燒一個精光。三太子看見兩箭落空，心上有些吃力，連忙的飛過第三箭來。劉游擊也激得怒從心上起，一槍把枝箭打個倒栽蔥，栽到三太子自家懷裡去。三太子險些兒自燒自，只得手快，早撇過一邊，才落得個乾淨。三太子不得手，沒興而返。

到了明日，又下關來，說道：「昨日的箭分明去得好，只是發遲了些，故此天晚未得成功。今日不管他是個甚麼人，劈頭就還他一箭。」恰好的又撞著征西遊擊大將軍黃懷德。他果真的不管甚麼高與低，劈頭就是一箭。黃游擊曉得他的箭有些厲害，連忙的扭轉身子來閃他一空。閃他一空還不至緊，即時還他一箭。三太子只在算計射別人，卻不曾算計別人射自己。哪裡曉得這一箭，正中著他的左邊肩頭！你想一個肩頭帶了一枝箭，疼不疼？連這半邊的身都是酸麻的。三太子沒奈何，負痛而去。一連坐在牛皮帳裡，坐了兩三日不曾出關。

南船上這些將官，一日三會，每會都在說那個三太子有幾枝火箭厲害，這兩日肩疼不曾出來。遲兩日再來之時，著實要提防他。計議已定，各各提防。這也莫非南朝氣數該贏？也莫非是三太子氣數該敗？果真的過了兩三日，大開關門，當頭擁出一員番將，凹頭凸腦，血眼黃鬚，騎一匹卷毛獅子一般的馬，使一口鬼頭刀。三聲鼙鼓，一聲吆喝，橫衝直撞而來。恰好的遇著征西遊擊大將軍馬如龍。

馬如龍起頭一看，原來不是個三太子，既不是個三太子，不免問他一聲，看是哪個，喝聲道：「來者何人？早通名姓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吾乃金眼國國王駕下附馬將軍哈里虎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」馬如龍道：「你這番狗奴，豈不認得我馬爺是游擊大將軍麼？你那甚麼三太子哪裡去了？」哈里虎說道：「士各有志，人各有能。你既是個游擊將軍，就我和你比個手罷，又管甚麼三太子不三

太子的？」馬游擊道：「你那三太子還有三分鬼畫符，你這無名末將，也敢來和我比手哩！」哈里虎大怒，罵說道：「蠻賊，焉敢小覷於我！」舉起刀來，劈頭劈臉，就是雪片一般相似。馬游擊看見他來者不善，我這裡答者有餘，也是雪片的刀還他。你一刀，我一刀，正砍到個興頭上，南陣上三通鼓響，早已閃出一個游擊都司胡應風來。胡都司手裡拿著一根三六節的簡公鞭，驟馬而到，一團英勇，橫衝直撞。馬游擊心裡想道：「好漢不敵倆，今番這個番奴要吃苦也。」道猶未了，南陣上三通鼓響，左壁廂又閃出一個中軍左護衛鄭堂來，一騎馬，一桿方天戟，直奔著哈里虎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」道猶未了，南陣上三通鼓響，右壁廂閃出一個中軍右護衛鐵楞來，一騎馬，一柄開山斧，直奔著哈里虎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」

四面八方都是南朝將官，把個哈里虎圍住在垓心裡面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要拿這個番官。哪曉得哈里虎嚇得沒處安身，一聲牛角喇叭響，番陣上一連飛出三枝箭來，一枝箭正中著左護衛鄭堂的盔，只見盔上一溜煙，把個纓毛都燒著；一枝箭正中著右護衛鐵楞的甲，只見甲上一溜煙，把個紮袖兒都燒著；一枝箭正中著游擊都司胡應風的背，把個掩心鏡兒都燒掉了。番陣上怎麼有這等三枝厲害的箭？原來是三太子的詭計，教哈里虎當先出陣，使人一個不疑。三太子毛頭毛腦雜在小番之中，暗地裡放出這等三枝火箭來。南陣上卻不曾提防於他，故此三個將官都著了他的手。

馬游擊看見三下裡帶傷，即時傳令救火：盔上發火的除盔，甲上發火的卸甲，背上發火的解披掛。救滅了火，各自收拾回營。

元帥大怒，罵說道：「虧你們還要做游擊將軍，孟孟浪浪中箭輸陣而歸，當以失機論，於律該斬。」軍中無戲言，說個「斬」字不至緊，把兩個游擊、兩個護衛就嚇得頭有斗大，默默無言。只有王爺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三太子詭計。這些將官誤中了他的詭計，其情可原，望元帥饒他這一次罷！」老爺道：「怎麼饒得他？自古道：『敵善射，則不可輕用其將。敵負勇，則不可輕用其卒。』故兵法設機於虛實之間，是以決勝。他們虛實也不辨，做個甚麼將軍！」王爺道：「若論做將官的道理，他哪裡曉得麼？為將之道，一弛一張，或柔或剛，伸縮無跡，動靜無方。他哪裡知道？只說我和你，這如今去國有萬餘里之外，殺之易，得之難。使功不如使過罷！」王爺說了這一席好話，三寶老爺還不放口，心上還有些記懷。

只見武狀元唐英歷階而上，打一個拱，說道：「末將唐英特來懇求二位元帥，姑恕他們這一遭罷！到了明日，容末將夫婦二人出馬，擒此番賊，獻於麾下，以贖前愆。」老爺道：「那兩個番賊，倒也不是容易擒得的。」唐英道：「縱然擒他不住，也要挫折他一半銳氣。」老爺道：「贏他一陣，也洗了今日之差，就算得過了。」唐英道：「若不贏他，願與今日諸將同罪。」老爺道：「軍中無戲言。唐狀元，你須要斟酌。」唐英道：「二位元帥在上，末將們怎敢戲言。」虧了唐狀元這一番硬保，老爺卻才開口道：「恕他們這一遭。」又叮嚀道：「今後失機，再不姑恕。」各將謝罪而去。

到了明日，唐狀元出馬，同著黃鳳仙。唐狀元道：「我昨日在元帥面前說硬了話，不知今日勝負何如？」黃鳳仙道：「『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貴精而不貴多』。這兩句話須要記在心上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今日之謀卻待怎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那三太子只是那幾枝火箭有些厲害，莫若你與他廝殺，待我圍將過去，掏將他的過來，卻不是好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此計雖好，只是不見我們的手段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要怎麼樣兒才見手段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明要他射過來，明要他射不著。他偏然射不著我，我偏然要射著他。這等樣兒才見我們的手段！」黃鳳仙道：「此言有理。只是卻要仔細一番。」唐狀元道：「謹記在心。他若還是哈駱馬出陣，我和你一個廝殺，把一個提防三太子火箭放來。他若是三太子自家出陣，我和你一面廝殺，一面提防他手裡暗箭放來。」

計議已定，唐狀元單槍出馬，高叫道：「你那甚麼三太子在哪裡躲著？怎麼不出來？」一連叫了兩三回。只見關門開得一響，早已閃出一個番將下來。又是那個凹頭凸腦、血眼黃鬚的哈里虎。唐狀元道：「你這番狗奴，權且寄下了頭，回去叫你那個甚麼三太子來。」哈里虎大怒，說道：「三太子是你叫的。」一口鬼頭刀，飛舞而來。唐狀元號旗一展，喇叭吹上一長聲，各兵即時轉身，擺成三路。竹筒吹上第一聲，第一路一齊鳥銃。這一齊鳥銃不至緊，煙只是飛，火只是爆，聲氣只是一片響，就像萬馬奔潮一般。哈里虎舞不上前，只得抽身而退。南陣上竹筒吹上第二聲，第二路一齊火箭。這一齊火箭不至緊，風又順，火又狠，黏著的就是一蓬煙。走得慢些兒，頭都要焦，額都要爛。哈里虎沒奈何，望關上只是一跑。南陣上竹筒吹上第三聲，第三路一齊火炮。這一齊火炮卻又不比前番的兩般火器，你看他烏天黑地的煙，燒天燒地的火，轟天劃動的聲氣，把些番兵都打得沒個影兒。莫說是哈里虎再敢舞刀相向，只見他走進關裡，緊閉上關門，任你是個甚麼火炮打將去，他只是一個不開關。唐狀元領了得勝之兵，鞭敲金鑼響，人唱凱歌聲，回覆元帥，元帥大喜，紀功頒賞。卻才免了前日那四個將軍失機之罪。

卻說哈里虎跑進關來，埋怨三太子，說道：「你今日怎麼不放火箭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自家身上火緊，怎麼射得別人哩？」哈里虎說道：「你正好撇他開去。」三太子道：「撇不開去，反不惹火燒身？」哈里虎說道：「你既是這等怕火燒，怎得個贏手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到了明日，待我自家當先出陣，劈頭劈腦就射他家娘。」

到了明日，唐狀元同著黃鳳仙又來關下，擺成陣勢。黃鳳仙道：「今日決是三太子自家來也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三太子為人是個一匹之夫，勇有餘而智不足。他看見哈駱馬輸陣而歸，他不知怎麼樣兒在那裡跳叫，巴不得今日天明好來廝殺。以此觀之，卻見得是他自家出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只一件來，今日饒他是自家出來，也要燒他一火，挫折他的銳氣，教他不敢於視於我。」

道猶未了，關門一開，早已跑下一個三太子出來。唐狀元看見他來，也不管三七念一，一聲竹筒響，就是一齊鳥銃飛將過去。三太子一時躲閃不來，心上已自有些慌張。一會兒，又是一聲竹筒響，又是一齊火箭飛將過去。三太子分明要放出箭來，先一個安身不住，怎麼射得別人？沒奈何，只得扭轉身子，剛不曾扭得身子轉，又是一聲竹筒響，又是一齊火炮飛將過去。這火炮也和他作耍哩！擋著他的，一打一個對穿。三太子無計可施，急得只是暴跳。饒他暴跳，也躲在關裡面去了，閉上關門，生怕有些疏失。

唐狀元道：「下不得無情意，殺不得有情人。」吩咐左右架起襄陽大炮來，照著關門上撲冬撲冬的，只聽見一片響，一會兒，把個關打得粉碎。火又燒，煙又熏，三太子嚇得只是尊口噉。番王看見，連聲叫道：「苦也！苦也！破了關，教我們到哪裡去躲也？」哈里虎說道：「怎麼說得個『躲』字？」連忙叫過些小番，搬磚運水，火來水澆，磚來磚塞。一會兒，把個關門死死的堆塞起來，火也漸漸的澆滅了。

這一陣雖不曾進得關，卻也打破了關門，番王吃了老大一嚇，三太子老大受挫磨。番王道：「我兒，魯班雖巧，量力而行。你既殺不過他，不如早早的投降罷了！」三太子道：「非是孩兒殺他不過。只因他火銃、火箭、火炮一齊的進將來，屈死了孩兒的英才，都不曾得展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依我愚見，明日出馬之時，兩家子明明白白見個高低，他卻就殺不過我們了。」三太子道：「此言有理。待我先和他講明白了，然後動手不遲。」到了明日，唐狀元又同著黃鳳仙領了一支得勝之兵，先到關下，擺成了陣勢。黃鳳仙道：「今日再燒他一火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今日再燒他就沒理了。我和你今日相見之時，卻要拿出真正的本事來，要他一個心服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關門關路煥然一新。關門開處，早已閃出一個三太子，後面跟著一個哈駱馬，一擁而來。看見唐狀元全裝攢甲，表表威儀，他心上就有些害怕，高叫道：「你們既是南朝大將，我也和你見個高低，今番再不可吹動那個竹筒哩！」唐狀元道：「見個甚麼高低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一八般武藝，般般的比較一番就是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憑你比較。哪一般起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就比較弓馬起罷。」唐狀元心裡想道：「這個番奴立心不善，卻就要拿出那三枝火箭來會我了。也罷，將計就計，我個就在這火箭上還他一個辣手，他才認得我也。」說道：「就憑你比較弓馬起罷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先講過了，兩個裡俱不許放暗箭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大丈夫頂天立地，要殺那個人，就殺他一刀，要饒那個人，就饒他一次，放暗箭是個鼠竊狗偷之輩，何足道哉！」三太子道：「還要講過，我和你先前之時，各射三箭；未後之時，合射三箭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怎麼叫做各射？怎麼叫做合射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一遲一先。你射我三箭，我射你三箭，這叫做各射。你那裡射過來，我這裡射過去，同搭箭，同開弦，這叫做合射箭。」狀元道：「賞罰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兩家平過，各自收兵，明日再戰，若是那家先輸的，納款投降。你說是也不是？」唐狀元道：「言之有理。請先！」三太子道：「請先！」唐狀元道：「恕僭了。」拈弓搭箭，應弦就是一箭。三太子也不慌不忙，拿起個

合扇刀來，照著一撇，撇過一邊。唐狀元又一箭，三太子又一撇，又撇過一邊。唐狀元看見三箭成空，心裡也有些服他，說道：「請射了。」三太子應聲「是」，拿出手段來，狠是一箭。唐狀元心裡想道：「他是口刀撇我的箭，我也把口刀來撇他的箭，不見得我高。」故意的放著刀，袖著手。初然間一箭來，唐狀元把個頭往左一偏，一箭就在右邊過了。三太子又一箭來，唐狀元把個頭往右一偏，一箭就在左邊過了。三太子又一箭來，唐狀元把頭一低，一箭就在頭上過了。三太子看見唐狀元賣弄手段，心裡說道：「饒你賣弄，停會兒少不得吃我一虧。」唐狀元也道：「這兩會各人平過，再看合射何如？」

畢竟不知合射之時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